

碧海丹心

■章熙建

的。原来，一颗流弹击中了董清民的右胸，顿时鲜血如注。

董健民紧紧按住二姐的伤口帮她止血，大姐董仲民也用手捂着董清民的嘴，防止她疼得发出声。好不容易等到鬼子离去，董清民却因失血过多已没有了气息……

眼看就要天明，兵站联络员催促她们赶紧上路，说险葬董清民的事由他来操办。临别之际，董健民跪在二姐的遗体前，挥泪咬牙说道：“姐，你的血不会白流，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鬼子！”

二

经过3个多月的辗转跋涉，董健民一行人终于抵达延安。此时的陕北，冰封地冻，但抗日救亡的热潮在这里汇成巨大的洪流，让他们感到犹如阵阵春风扑面。

董健民与大姐董仲民被送入陕北公学接受培训。培训结业后，董健民被选拔进入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处侦讯科，担任电台侦听员。

机要部门承担着侦搜敌人机密情报、传递指挥部命令等重任，收进来、发出去的每个字、每句话，甚至每个标点符号，都关乎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的时效性、准确性，丝毫马虎不得。国恨家仇的激励，特殊使命的召唤，再加上姑娘家特有的细腻敏捷，让董健民很快就练出了一手“耳利手快”的侦听功夫。独立上机操作的头3个月里，董健民就连续截获了10多条重要的敌台电讯，令战友们对她钦佩不已。

转眼到了1945年的盛夏。一天，正在忙碌着侦搜电报的董健民身体一颤，随即一手按紧耳机，一手在抄报纸上快速地记录着代码。这份电报立即被送进了译电室。很快，延河两岸欢声雷动——“我们胜利了！鬼子投降了！”

那一刻，董健民望着阳光明媚的天空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二姐，我们打败鬼子了！”

三

烽火岁月是紧张艰苦的，而战斗

的青春则充满着激情与憧憬。

1942年，日寇悍然发动“五月大扫荡”。反“扫荡”期间，机要处的窑洞里充满了战斗气息。可就在这时，董健民突然病倒了。性格倔强的她不肯向病魔低头，硬撑着上机值班侦听，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临近年关的深夜，大雪纷飞，窑洞里冷得宛如冰窖。全身心投入侦听的董健民，突然感到一阵温暖。她扭头一看，身侧不知何时摆了一只炭火通红的烤火盆。译电员钟琪正蹲在旁边，支着火钳帮她熬姜汤。

钟琪译电的快捷和准确，在科里数一数二。他虽然身材瘦削，却是大生产运动中的“种植能手”，还乐于助人。这个寒夜，给董健民送来的烤火盆，就是他顶风冒雪从几里外的老家借来的。

在战斗的硝烟中，这两个勇敢的年轻人相爱了。在一个简陋的窑洞里，董健民与钟琪举办了婚礼。仪式虽然很简单，但这对新人发自内心的铮铮誓言，让烽火中的婚礼折射出神圣的光辉——“严守党的机密，誓与密码共存亡”。

两年后，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。董健民和钟琪给孩子取名钟明明，寓意饱受日寇蹂躏的黑暗就要过去，抗战胜利的灿烂光明终将来临。

四

1946年10月9日清晨，渤海湾口，一艘邮轮正由烟台向大连方向破浪航行。当海平面上出现一抹火红朝霞时，不少乘客来到甲板上，等待日出的壮丽一刻。突然，一发炮弹落在邮轮上，轰然巨响打破了渤海湾的宁静。许多乘客受了伤，其中包括董健民的孩子。

这时，甲板上的董健民夫妇，迅速将警觉的目光投向海面。数里开外，一艘国民党军舰正快速朝邮轮驶来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立即转身朝相反方向奔去。

半个多月前，他们接到一项紧急任务——前往大连开设秘密情报站。

两情相悦

听说单位要上高原后，女兵连热闹起来，一封封“请战书”像雪花一样，整整齐齐地飘落在营部教导员的案桌上。王惠玲也兴奋不已，她将这个消息暂时藏在心里，准备等有机会见到丈夫王智，再正式告诉他。

巧合的是，王智所在连作为配属单位，与王惠玲所在单位要一同上高原。得知消息的那天晚上，王智急急忙忙打来电话，直奔主题：“你报名了吗？”

“我是班长又是业务骨干，当然第一个报名了！”听到妻子的答复后，王智心里有些感动。战友常说他们夫妻是“并肩作战”，但其实平日连碰面都很少，这回真要实现了。

不久，王惠玲与战友们踏上了奔赴高原的征程。列车弯弯曲曲穿越唐古拉山，随着海拔逐渐升高，高原给了大家一个下马威，出现高原反应的官兵越来越多。

连续几天的物资中转倒运后，部队即将分批向任务地域进发。这天，王智突然出现在王惠玲面前。王惠玲以为丈夫是来跟自己道别，不承想，他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：王惠玲的奶奶去世了。王惠玲半天回不过神来，只听见王智抓着她的手说：“前些日子，家里专门叮嘱我，晚点再告诉你……”王惠玲从小是奶奶带大的。对她而言，奶奶是最疼爱她的亲人。那晚，王惠玲几乎哭了一整夜。

到达任务地域后，繁重的任务接踵而至。王惠玲将失去亲人的伤痛藏在心底，迅速投入工作。她报名参加了上级组织的狙击手集训。连续高强度的训练，几乎占据了她的所有时间，也让她愈加坚韧顽强。夜深人静时，王惠玲会独自望着漫天星空，静静地回忆与奶奶在一起的往事。她想，如果奶奶化作了一颗星，那么，此刻自己身在高原，离她一定很近。

由于工作繁忙，王智和王惠玲一直没见上面。一天，营部对讲机里响起了呼叫声，营长集合全营宣布：“男兵20分钟内完成出动准备，女兵后留。”当哨音响起，王惠玲和其他女兵冲出帐篷。编组车队前，王智在远处向王惠玲敬了个军礼后，转身冲进了集合的人群。

年底，上级要组建一支文艺小分队，到一线点位慰问巡演。王惠玲第一时间报名参加。

王智驻守的点位，是一个高地。那里交通不便，运送物资给养全靠人背肩扛。高地上，白天烈日暴晒，夜晚寒风刺骨。

雪域高原见证

■魏宁邦

张红利

这些情况，王智并没有告诉王惠玲，而是写在了一张张充满思念的小纸条上。

在边防线上，王惠玲跟着小分队为官兵演出。边防战友热情地挥舞双手为演出喝彩的场面，经常让队员们备受感动。

一天，演出结束后，一辆车疾驰而来，停在了王惠玲身边。车门打开后，王智出现在她面前。

王惠玲眼前的爱人，黑了，也瘦了。迷彩服落满征尘，嘴唇干裂，眼里布满了血丝。他朝王惠玲咧嘴一笑，王惠玲的眼眶瞬间红了。

随后的几天里，王惠玲随小分队继续去不同点位演出。在王智所在高地，王惠玲再次见到了他。这里的艰苦程度，远远超出她的想象。她忽然想到，这片神圣的土地上，既有爱人战斗的身影，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，这是多么光荣而特别的经历。

后来，王惠玲一有空就托战友给王智带去写满思念的纸条，她也会收到王智的“回信”。其中，有张纸条让她最受触动：“还没来得及给你一场像样的婚礼，心里觉得很是很亏欠。但让我始终感到自豪的是，我和我的爱人一起在雪域高原奉献着、战斗着。我们的爱，雪域高原可以见证，边防可以见证。”



茅文宽绘

荣誉的分量

■南 豪

自己走了。”带着曾祖父的殷殷期盼，我奔向人生新的征途。

上军校后，我有段时间很不适应。原本想在视频里向曾祖父倾诉，可看着他沧桑的面庞，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“豪豪，你记住，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，吃苦是必然的。战胜自己也是一场战斗。”曾祖父将一切看在眼里，耐心地鼓励我。我用力地点点头。

假期里，我去探望曾祖父。90多岁的他，精神矍铄。他握住我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豪豪，你是党员，是军人，要听党的话，跟党走……”随后，他提笔蘸墨，写下一副对联送给我，“一身正气育后代，两袖清风传子孙”。这是曾祖父心底的遵循，也是他对家人的期许。我把对联挂在客厅，希望每次回家时都能看到。

毕业分配到部队后，我经常会给曾祖父写信，分享部队生活。他也会回信，给我鼓励和建议。把曾祖父的那枚军功章弄丢了，一直是我内心的遗憾。去年，因表现优异，我荣获三级表彰，还被评为“四有”优秀军官。当我把两枚奖章带给曾祖父时，他颤抖着双手接过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：“豪豪，好样的！在部队好好干，当一名优秀的军人。”看着皱纹爬满脸庞的曾祖父，体会着这名老兵对部队深厚的情感，这名老党员对党忠诚的品质，我心中敬佩不已。

如今，曾祖父的皮箱里，也放入了我的奖章。相信以后，它将变得更加厚重。



那年那时

1946年初秋的渤海湾，朝霞如火。破浪航行的邮轮上，枪声骤然响起。危急时刻，正值芳华之年的英雄战士董健民、钟琪，越过船舷栏杆，纵身跳入了茫茫大海。他们以不惜牺牲生命的大义凛然，守护了党的机密。

—

时光回到1939年初冬，河北静海县刘祥庄。

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董秋斯接到上级指示，赶赴延安汇报工作。临行前夜，收拾行装时，16岁的侄女董健民推门而入，明亮的眼睛滴溜溜地瞅来瞅去。董秋斯说，我要出趟远门。董健民微笑着说：“那您小心哦！”

翌日凌晨，董秋斯提着行李悄悄地出门了。他要先坐马车到大连码头，再搭乘海轮到烟台转道西行，这是地下党组织的一条秘密交通线。天快亮时，董秋斯突然看见候车廊桥上，竟然站着董健民和她的两个姐姐。

姐妹仨头扎碎花头巾，手臂上挽着蓝布包裹，俨然一副串村走亲戚的村姑模样。原来，冰雪聪明的董健民隐约察觉到董秋斯要去哪里，和姐姐们提前赶到廊桥等候。她们心中燃烧着同一个向往的地方——延安。

从渤海之滨到黄土高原，危险始终如影相随。一个寒风凛冽的子夜，地下兵站的联络员护送他们穿过鬼子封锁线，途中数道光柱突然而至，一支日寇摩托巡逻队出现在岔路口。兵站联络员赶紧带他们藏进了小河的芦苇丛中。

此时，岔道上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。鬼子的机枪立刻“突突突”地冒出了火焰。不远处，几个驭手和十几匹骡马中弹倒地。这支趁夜色运送粮食的马队，就这样遭到日寇残暴屠杀。

枪声爆响中，董健民的二姐董清民身体猛然一颤，歪倒在妹妹身上。董健民赶紧扶住她，感觉手上黏糊糊



父亲的背影

■陈柏清

家人

朱自清先生的文章《背影》，是我学生时代印象深刻的一篇文章。因为每当我想起父亲的时候，出现在脑海里的也是他的背影。

那时，我们住在家属院，离父亲所在营区只有几百米远，坐在窗前就能听到战士们训练的口号声。我喜欢侧耳倾听，辨别里面是否有父亲的声音，想象着他此刻在忙什么。虽然家属院距离父亲所在营区不远，但父亲从不允许我们去找他。许多个夜晚，熄灯号响后不久，父

亲就回来了。可我总是坚持不到熄灯号响，就困得睡着了。母亲说，每天爸爸回来，先亲亲你才睡的。我摸摸脸蛋，问母亲，爸爸亲的哪边脸？她随便一指，有时说左边，有时说右边。因为睡得早，我有时候就醒得早，瞪大眼睛，盯着晨光透过窗帘映到屋顶上的影子看。这时，就会听到门栓带着迟疑，“咔嚓”一声被打开。我一骨碌爬起来，悄悄把窗帘撩开一个缝儿往外看。父亲怕寒风钻进屋子，迅速闪身出去，轻轻关上门。他疾步走过院子里的甬道时，起床号“滴滴嗒嗒嗒”地吹起来。在这“滴滴嗒嗒嗒”的军号声中，他的背影消失在晨雾中。

上美术课时，老师让大家画《我的爸

爸》。我又涂又改，把画弄得一团糟。老师端详着画问我：“你画的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爸爸。”她翻过来倒过去看，指着画中父亲后脑勺上的帽印说：“你刚学画，背影不好画，画正脸就好了。”可是，我当时脑子里一点父亲正脸的印象都没有。我想，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太少了，又因为腼腆，没好好观察过他的样子。

上大学时，我带男朋友回家。见父亲还没回来，我便带他出去散步。走到一处堤坝，前面100多米处有几名军人也在堤坝上走。我对男朋友说：“左数第二个人，就是我爸。”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说：“你跟他爸感情太好了，隔着这么远，还都是穿军装的背影，你竟然能

家庭秀

阳光洒遍着金黄
让灿烂的笑容
显得更加明亮
蓝天下，团圆的故事
正在汇成暖流
像一阵微风
轻轻地吹过脸庞
爸爸在奔跑
妈妈在追逐
而我，抓住了时光

程 浩配文

定格

近日，第76集团军某旅二级上士孙存银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孙存银与家人在营区共享团聚时光。

李明旭摄

从好几个人中认出他。”我笑了，没跟他说一个秘密，如果他们都没戴帽子，我得得更准确。因为父亲后脑勺比较突出，所以他戴帽子的位置总是偏上，长期戴帽子上头发上压出的那道印也比其他人偏上。

父亲退休后，有一天坐在屋里看报纸。我端个小板凳，手里拿着他年轻时的戎装照，坐在他面前。父亲摘下老花镜，笑着问我：“看什么呢？”

我扶着父亲的膝盖，一边看照片，一边端详他。父亲的鬓角已经花白，我说：“原来您年轻时这么帅啊！”父亲笑着摸了摸我的头。我们父女相视而笑，父亲没说话，我也没说话，可心已释然。

前些日子，有一天下班，我看见几名军校生在不远处的公交站等车。车来了，他们排着队一个个登上公交车。橙色的夕阳铺洒在街道和车上。看着公交车载着他们慢慢驶远，我突然想起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，眼泪忍不住流下来。我脑海里依然是他的背影，可那背影在我心里却高大如山。